

# 陈然烈士传略

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编委会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组稿

蒋一苇 陈崇基 林彦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

封面设计：金乔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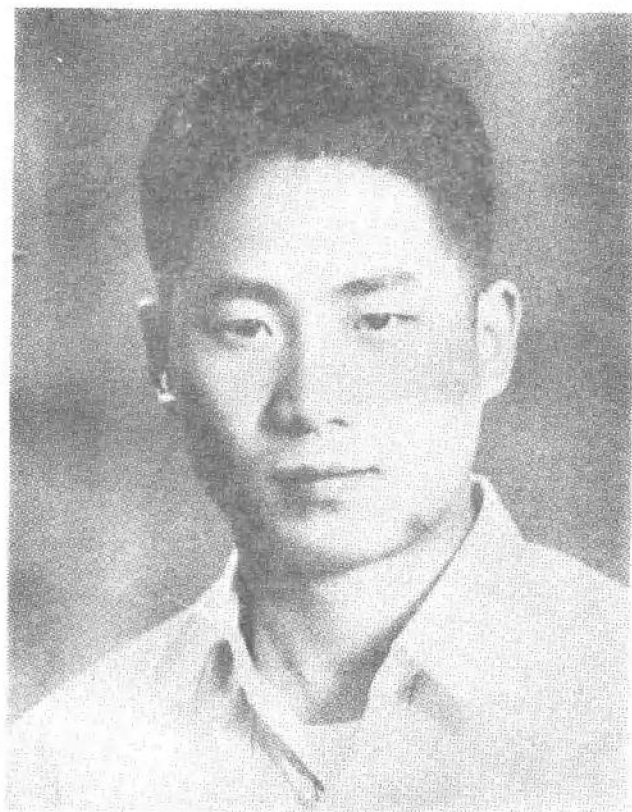
**陈然烈士传略**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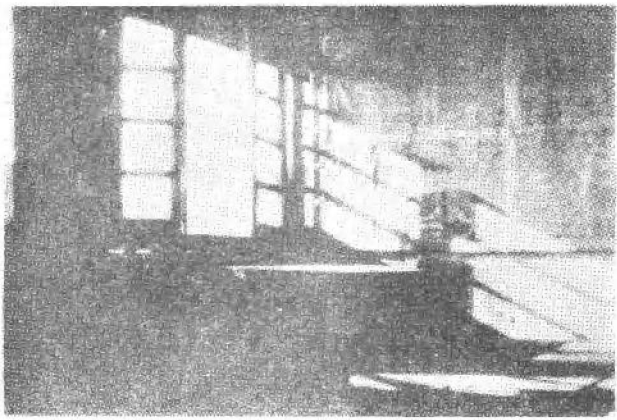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3.125插页3字数62千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600

书号：11114·26 定价：0.32元



1954年12月



←《挺进报》工作室。  
1948年4月22日陈然  
同志在此被捕



↑1947年7月至1948年4月《挺进报》  
旧址大门（重庆南岸野猫溪原“中策  
公司”修理加工厂）

←陈然烈士生活照

#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

当您打开这本小书，准备了解一位革命先驱者的光辉事迹的时候，请允许我占您一点宝贵的时间，在这里说几句也许多余的话。

这本书字数不多，但是它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一个为理想而献身的人的史实。严格说，这不是一本用笔写的书，而是一个光辉的生命历程的凝聚。遗憾的是笔者却不擅长文艺，难以把他那短暂而多采、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用生动的笔触再现出来。因此，当您一页一页读下去的时候，也许很难引发出您的激情。

但是，如果您不是为了消遣来读这本书，而是为了探求人生的真谛，希望知道一个敢于为真理而献出生命的人，他平时究竟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从中也许可以悟出一点道理：人怎么活着，才活得更更有意思？那么，这本小书就可能为您提供出足够的思考素材。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近年来我接触了一些国外的学者，其中有几位外籍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现

在热衷于为祖国建设献计献策，经常回来。在闲谈中谈到他们的心情。有一位已列入美国《名人录》的著名学者说：“要讲生活水平，我在美国是属一流的，要享受什么可以享受什么，但是总感到人生空虚，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活着。这几年能回国来尽点力，才觉得生活有了意义。”最后他很感慨地说：“看来，人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寄托，物质条件再好，也享受不到人生真正的乐趣。”

前不久我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接触到那里的一些外籍华裔学者。有一位女博士也谈到了她内心的苦闷，说：“你们别看我们住得不错，吃得不错，我常常情绪非常苦闷。在学校，男教授看不起我们，在家里，男先生也看不起我。二十年就是白天在学校备课、上课，晚上回到家里忙家务。有时仔细想一想，不知道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她仔细观察我们去参加会议的女同志，觉得在她们身上有一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心境，使她感到非常羡慕。

听了这些，总不免使我联想起当年和陈然、和许多革命青年在一起的情景。要论生活条件，别说比外国，比我们现在也差得远，许多人连饭也吃不上，但是见面都是乐呵呵的。特别是陈然，他天真而稳重，脸上总是带着一种自信、乐观而有点稚气的微笑。在疯狂的白色恐怖中，他冷静地思考对策，但是从来没有惊慌、没有忧愁，始终保持着生活中的乐趣：早起就锻炼身体，有机会就放声唱他心爱的歌曲，和孩子们逗乐，关起门来学扭秧歌，讨论起问题会争得面红耳赤，散了会又一起去看电影。没钱吃饭就啃烧饼，有了钱也可能一起到担担面馆里去吃一顿粉蒸牛肉……

在那样一个生活贫困、斗争激烈的环境里，为什么会“乐在其中”？关键在于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把大家联结在一起，一个革命必胜的信念把大家的眼光引向未来。

革命者决不是清教徒，决不会把吃苦、牺牲当做人生的目的。他们知道，今天的苦，是为了明天的甜；自己的苦，是为了众多人的甜。一个崇高的理想成为生活的目的，很自然，凡是符合这一目的的事，也就成为他们的乐事了。

天真的年轻人可能会误认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都是硬梆梆的：说话只能说大道理，生活中一举一动都是革命的行动。在十年动乱中，持“左”倾错误观点的人，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要求或塑造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那是对真正的革命者的歪曲。

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是“人”，决不是“神”。但是，他是有理想的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他身上不但有人情，而且有更广阔、更深厚的人情。

陈然不懂得吃吗？他非常爱吃鱼，还特别爱吃他妈妈做的江苏风味的糖醋鱼。他走过上海饭馆的时候，几次都说：什么时候我们来这里吃它一顿。可是没实现过。他有一定的收入，要吃一顿是办得到的，可是有那么多的穷朋友等着他支援吃烧饼，还有的同志生了孩子没有奶吃……

陈然不懂得穿吗？他虽然不是西装革履，却也十分注意穿着，从来都是整整齐齐的。而且有他的偏爱：喜欢穿高统皮靴、夹克上衣，甚至还想做一件哥萨克式的上衣穿，因为他内心崇拜苏联的英雄夏伯阳（恰巴耶夫）。

陈然坚持不谈恋爱。当他的哥哥告诉他已经有了恋爱对

象的时候，他写信批评哥哥：“不应在现在这个时候谈恋爱。”陈然是不是一个不懂人情、不讲人情的人呢？不。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青年人。他不仅对自己的同志能生死与共，而且亲切关怀每一个进步的朋友；他喜欢孩子，孝顺母亲，关心兄弟姐妹的一切。在他周围有不少十分接近的女同志，婚姻的对象在他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考虑的。但是他不肯流露半点超越同志关系的感情。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斗争中，他不愿意万一发生意外而给对方带来痛苦。同时他也不愿因为家庭的累赘而影响工作，他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寄托在革命胜利之后。

陈然十分重视革命纪律，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任务。是不是就没有他自己的爱好、个人的愿望呢？不。他有许多个人的志趣。在革命工作上，他最有兴趣的是军事，因为他认为只有拿枪搞革命才“过瘾”；革命胜利后的理想，是搞工会工作，因为他喜欢和工人在一起，并且认为胜利后搞工业建设是头等大事。但是，党交给他印刷《挺进报》的任务，他就专心致志研究如何用最简陋的油印工具，印出质量最好、印数最大的报纸。

陈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个性，也有个人的喜爱和愿望，但是他把这一切融会到革命的理想、人民的事业中去了。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长，也可以短。活得长，不见得就活得有意义。陈然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洪流之中。尽管他不过是这洪流中的一粒水珠，却是一粒闪耀着光芒的水珠。他的崇高的革命理想、



道德、情操，他的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都是留给后代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陈然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所点燃的火炬，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华，照亮着我们年轻一代前进的道路，使我们感到他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斗争。这不但对于死者，就是对于生者，也是一种慰藉和鼓励。

蒋一葦

一九八二年十月

## 目 录

- 一 好打抱不平的孩子..... 1
- 二 仇恨洋鬼子..... 3
- 三 向琪姐学习..... 6
- 四 香哥在变化..... 9
- 五 参加“抗战剧团”.....10
- 六 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2
- 七 转移.....15
- 八 “叛徒比敌人更可恨!”.....17
- 九 江津避难.....20
- 十 到工人中去.....24
- 十一 地下斗争.....30
- 十二 《彷徨》杂志.....35
- 十三 坚持战斗.....39
- 十四 《挺进报》.....44
- 十五 “精益求精”.....47
- 十六 天亮之前.....51
- 十七 组织委员.....53

十八	为了下一代	59
十九	“攻心战”	62
二十	应变准备	65
二十一	母亲	70
二十二	被捕前后	75
二十三	狱中斗争	80
二十四	“中国共产党万岁！”	85
二十五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89

## 一 好打抱不平的孩子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河北省香河县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为了纪念这个出生地，父母把他的乳名叫做“香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大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陈然烈士。

陈然的父母亲都是江西人。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陈然的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亲陈凤书为寻找职业，于一九二一年考进海关，当了一名文牍员。自从有了这个比较稳定的职业，家庭的境况比过去好得多了。但是，单靠每月二十多元的微薄收入，负担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仍然是少吃缺穿，十分艰难。陈然出生不久，父亲为了便于照顾家庭，在北京的江西会馆租了一间小屋，把家搬到了北京。

一九二八年陈然年满五岁时，父亲被调到上海海关工作，一家人又随着迁居上海。上海，这个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飞扬跋扈的大城市，陈然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童年的陈然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小家伙。他刚认识几个字，

就喜欢看杀富济贫的武侠故事连环画，学着“打抱不平”。他和哥哥跟一些要好的小朋友订立了一条口头“公约”：不准欺负小孩，更不准欺侮女孩子。如果见到别人欺负，就要去“打抱不平”。他小时同别人打架的办法很特别，总是两手抓住别人的衣服，用自己的脑袋猛撞对方的身体，常把对手撞倒在地。然后挥拳狠揍一通。因此，他得了个“钢脑壳”的浑名。他经常为打抱不平同别人打架，挨打的孩子的父母也经常到家里来告状，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陈然为此常常受到父母的责骂，甚至挨打。他挨打总是闷不吭声，也不哭，还说：“谁哭就是狗熊！”每当此时，姐姐总是从中劝解，但又气他象条“犟牛”。

陈然上了小学，脾气依旧。由于他不专心学习，成绩差，且经常和别的孩子厮打，引起老师来家告状。每遇学校考试，他的成绩常不及格，但却从不作弊，宁可交白卷也不偷看别人的卷子。当他带着满身泥土回到家里，母亲责问：“你干什么去了？”他明知可能受罚，但还是嘟囔着回答：“打架了。”哥哥看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痛惜地问：“打输了吧？”他垂下头承认：“输了。”或者补充一句：“他们两个打我一个。”这种诚实憨厚的稚气，往往把父母逗惹得笑起来，不忍再责怪他。父母亲和姐姐、哥哥们对陈然的顽皮虽然常常气恼，但也打心眼里喜欢他的倔强和诚实。父亲常宽慰地说，这孩子虽然顽皮，但心地好，要引他走正道。

父母亲背地里的赞许是有原因的。父亲陈凤书自己就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旧社会官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逢迎拍马看不惯，宁可过贫寒的生活，也不愿昧着良心

去同流合污。母亲黄竞英是一个善良的家庭妇女，同父亲一样，以穷而有骨气自豪，从来不肯和那些海关高级职员的大太太们往来。陈凤书这种洁身自好的态度，使他自己虽然工作多年却始终只能当一名抄抄写写的文牍员；但一些和他同时考进海关而长袖善舞的人，竟早已爬上高位或是当了洋人的亲信了。因此，每当夫妻俩从陈然幼小的心灵中，看到这种正直品质的幼芽时，尽管嘴上责骂陈然顽劣，内心却是特别喜爱他的。

## 二 仇恨洋鬼子

旧中国的海关，是根据不平等条约，受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里的华人雇员要受洋人的统制管束，如果不甘心学税务司之流的“高等华人”去做洋人的走狗帮办，就免不了被洋人歧视，还经常要受那帮洋狗的气。这对陈然的父亲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折磨。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得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只能回到家里喝上二两酒，大骂几声洋鬼子。

“洋鬼子欺侮中国人，洋鬼子都是坏蛋。”陈然在幼年时代，就受到家庭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萌发了对洋鬼子的仇恨。

上海是外国人横行无忌的“乐园”。洋鬼子常常驾着小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压死压伤了中国人，他们就象无事一

样扬长而去。有一天，陈然的父亲下班回家，到一家商店买东西出来。当他刚走下人行道时，一辆洋人的小汽车朝路边直冲过来，他躲避不及，被车轮碾伤脚背骨，痛得倒在地上。附近的人见状跑过来救护，顿时围了一圈。但是，洋人下车后连看也不看一眼，竟自挥着文明棍进了大楼。小汽车也一溜烟开跑了。人们愤怒地喊叫起来：“把小汽车截住！把小汽车截住！”可是，有谁能截住它呢？

巡捕来了，他挥动警棍驱散人群，不由分说地把陈然的父亲责骂一通。巡捕助纣为虐，更激怒了周围的群众，一些人出来打抱不平，据理同巡捕争辩。巡捕见势不妙，只好溜走。陈然的父亲在大家的帮助下，被送进了一所小医院。

陈凤书脚被压伤后不能上班，他按别人帮助记下的车号，写了状子向巡捕房告状，要求追查车祸的责任。作为洋人统治和镇压中国人工具的巡捕房，怎么能为受害的中国人伸张正义呢？送去的状子就如石沉大海，没人理睬。陈凤书气得拍桌子大骂，提笔又写第二道、第三道状子……自然都是毫无结果。他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愤恨地瞪着眼，有时打着床板骂洋鬼子，有时又唉声叹气称自己为“亡国奴”。他的神经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发展成严重的精神病。

陈然的母亲为给丈夫治病，变卖了许多衣物，四处求医。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才控制住了病情。陈然的父亲在脚伤愈合、病情稍有好转之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又忍气吞声地返回海关工作。

孩子们同父母亲一起，经历了这场灾祸，变得懂事多了。他们把学校里老师讲的“国耻史”同家庭的遭遇联系起来，

开始懂得了不赶走帝国主义就要当亡国奴的道理。好打抱不平的“钢脑壳”陈然，更加深了对洋鬼子的仇恨。他家住在公共租界里，那里有洋人的住宅，上学往返的路上经常碰见洋人的小孩。陈然和哥哥商量着要为父亲报仇。放学后就躲到僻静的地方寻找机会。遇到单独行走的“小鬼子”，就来个突然袭击：上去一头把他撞倒，狠揍几拳赶快跑掉。这种“游击战”每次都取得“全胜”，被兄弟俩认为是最得意的快事，只是瞒着不让父母亲和姐姐知道。这种对洋人不加区别对待的幼稚做法，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是，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一心想着为父亲报仇，他们只好以此来发泄自己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上海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年仅八岁的陈然，也高举着愤怒的拳头，热烈地跟随着游行队伍，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道前进。

一个家在东北的学生在街头讲演，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为自己的家园和国土沦丧痛哭流涕。陈然听了讲演，感动得流出了悲愤的热泪。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侵犯上海。上海军民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发动“淞沪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支援十九路军将士抗战。这时，陈然的大姐陈佩琪和一些同学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陈然也想去参加，但父母看他太小，怕他出去发生意外，把他看管在家里。满腔热情的陈然无可奈何，晚



上爬上屋顶，望着天边的火光，默数着远处的炮声。他天真地猜想，每一炮至少打死多少个日本鬼子，用刚学会的加减乘除法，计算一天消灭鬼子兵的人数。

幼年的陈然，在这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受到了生动实际的爱国主义教育，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民族的大敌。他庄严地发誓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去！”

### 三 向琪姐学习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陈然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跟着到了杭州，一九三五年又迁居芜湖。这时，他已是一个十一岁的少年了。

陈然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虽有微薄的固定收入，但物价飞涨，生活动荡，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眼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了，家庭的负担也在一天天加重。迁居芜湖以后，已无力供给四个孩子上学，只好让两个女孩停学，以勉强保证陈然和他哥哥继续学习下去。这样，陈然进了芜湖毓秀小学。

陈然的大姐陈佩琪是一个爱国有志的女青年。她在上海军民“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她虽然停学在家，但仍然坚持自学，十分关心时事，并经常向弟妹们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

这时，当地几个爱国青年筹组了一个业余的“蚁蜂剧团”，